

片场·视线

《海洋奇缘2》《魔法坏女巫》接连上映，她们能走多远——

# “小妞电影”是好莱坞的希望吗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《海洋奇缘2》在中国的票房低于预期，上映十天票房尚未过亿。《魔法坏女巫》直接“水土不服”，首周末票房仅800万元。但是对当下的好莱坞产业而言，这是两部扭转乾坤的电影。半个月前，几大片厂还在犯愁年度票房数据比疫情前下跌25%，随着《魔法坏女巫》和《海洋奇缘2》接连上映，《魔法坏女巫》飞快地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“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电影”，《海洋奇缘2》打破北美地区感恩节假期票房纪录，这两部“小妞电影”是好莱坞看到希望的“神奇少女”——业内惊叹“圣诞节档期提前到感恩节”，11月底、12月初的感恩节档期票房回到疫情前，比2018年的3.2亿美元还高出1亿美元。本周一公布的金球奖提名新增“票房成就奖”一项，上映仅三周的《魔法坏女巫》和今年好莱坞票房最高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《头脑特工队2》共同被提名。

## 莫阿娜重新点亮迪士尼城堡

7月以来，电影行业流传着这个段子：“死侍”是漫威的救世主，也是好莱坞的救世主。《死侍与金刚狼》暑期档上映，首周末票房高达4.38亿美元，这是前所未有的R级影片首映纪录。暑期档结束时，今年好莱坞票房成绩最好的两部影片分别是16亿美元的《头脑特工队2》和14亿美元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。《沙丘2》《哥斯拉大战金刚2：帝国崛起》《功夫熊猫4》和《疯狂的麦克斯：狂暴女神》则相继以低于预期的市场成绩黯然收场，好莱坞苦苦期待下一部票房10亿+的现象级影片。

原本的希望寄托于《角斗士2》。业内一度以为同期公映的《角斗士2》和《魔法坏女巫》能复制去年《奥本海默》和《芭比》的“遭遇战”，“芭比海”的佳话仍然被惦记。“角斗士2”的场面却没有上演。来自评论圈的好口碑只是让《角斗士2》的票房符合预期，远没有在观众中造成类似《奥本海默》的轰动效应，反而是《魔法坏女巫》上映两周全球票房累计3.6亿美元，成为《油脂》后最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电影。《油脂》是1978年的电影，回溯百老汇的改编史，能从常演不衰的音乐剧改编成叫座的电影，这样的案例是不多见的。

真正提振了市场信心的是《海洋奇缘2》，影片的全球首周末票房是3.86亿美元，这是今年仅次于《死侍与金刚狼》的首映票房数据。迪士尼原计划只在线上放映这部续集，影片的音乐词曲和编导班底源于第一部，歌舞场面和主题曲并不能提供新的记忆点。今年2月，迪士尼依据《海洋奇缘》过去5年的线上放映数据，以放手一搏的心态把《海洋奇缘2》调整为线下公映，市场现实验证，来自南太平洋的少女莫阿娜的观众号召力超乎迪士尼的想象。过去的一年，度过百岁的迪士尼影业承受诸多失望和失败，原创动画《奇异世界》和《星愿》悄无声息，从大IP中衍生的《惊奇队长2》和《光年传奇》乏善可陈，而归来的《莫阿娜》即便不如八年前风光，仍然把黯淡的迪士尼魔法城堡重新点亮了。

## 导演是看着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长大的

9月初，尼可·基德曼、安吉丽娜·朱莉



“非主流”的《魔法坏女巫》被改编成电影，成为一个主流的大众娱乐产品，上映两周全球票房累计3.6亿美元。

莉·丹尼尔·克雷格的新片在威尼斯影展引发讨论时，有一道失落的声音指出，这些电影没有一部能在北美地区公映时进入大众视线，“明星演员+精良制作”不再是电影市场的有效筹码。对照暑期档最成功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和《头脑特工队2》，电影产业的明星制正在让位给粉丝经济，好莱坞的暑期档是依靠漫威动漫/真人电影和皮克斯动画的忠实粉丝撑起的。

秋冬颁奖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：没有粉丝基础的、完全原创的电影能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，并触发公共讨论吗？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。

《魔法坏女巫》《海洋奇缘2》这两部票房有望追上《死侍与金刚狼》和《头脑特工队2》的电影，同属“粉丝电影”的类型。《魔法坏女巫》从《绿野仙踪》衍生而来，后者在英语地区的地位堪比华语地区的《西游记》。《魔法坏女巫》的原作小说偏于阴郁的成人向，作者颠覆了《绿野仙踪》的设定，奥兹国是“少数骗子操控多数庸众”的绝望之地，觉醒的女孩被权力者的话语构陷成“坏女巫”。音乐剧在改编时淡化了小说的政治隐喻，重回绿野仙踪的童话频道，“魔法坏女巫”艾美芭是多蕾西的另一种版本，她的历险遭遇更多阴霾，但被误解的女孩终将看清自我，获得圆满的结局。曾为迪士尼动画《风中奇缘》和《埃及王子》作曲的斯蒂芬·施瓦茨为《魔法坏女巫》创作了极具冲击力的音乐，在童话中注入激烈的反叛意识，这使得《魔法坏女巫》的主题音乐具有生动的辨识度。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自2003年在百老汇首演，2006年在伦敦西区首演，驻演、巡演至今，它被认为是和《汉密尔顿》具有同等分量的本世纪音乐剧新经典。电影《魔法坏女巫》的导演朱浩伟是“在《魔法坏女巫》剧场里长大的孩子”，他在艾美芭的故事里找到惺惺相惜的认同感，并且因为这部作品确定了现在的职业方向。拍

摄《魔法坏女巫》时，他希望像他这样钟爱音乐剧版的新观众、老观众，用电影的方式感受自己的旧爱。

《海洋奇缘》也是一部类似拥有庞大“群众基础”的当代童话。迪士尼的这组数据能让人感受《海洋奇缘》在北美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：影片首映于2016年，在2023年，这部上映7年的“老片”是全美流媒体播放量最多的电影；迪士尼+频道播放量前十的影片里，拍摄于2020年之前的仅有《冰雪奇缘》和《海洋奇缘》；在2020、2021和2022年，《海洋奇缘》在迪士尼流媒体平台的点播量始终排在前四；2020年以后，《海洋奇缘》是迪士尼合家欢影片中点击次数和观看人次最多的一部。

## 是粉丝电影，也是话题电影

《魔法坏女巫》和《海洋奇缘2》的票房能否超过《死侍与金刚狼》尚未可知，但年底的这两部“小妞电影”明显不同于暑期档的漫威电影和皮克斯动画，她们从最初的粉丝狂欢，迅速演变成扩散到粉丝圈层之外的“话题电影”。

《海洋奇缘2》方方面面原样复制了《海洋奇缘》，包括后者的成功轨迹。8年来，文化研究学者不断地探讨“为什么莫阿娜成为风靡全世界的现象”，答案归为两点：其一是她出现在恰好的时机，现实世界里的女性候选人竞选输给年长的男性时，迪士尼的少女童话想象世界的另一种可能，一个不完美的女孩拯救了她的族和文化；其二，影片呈现了长久被西方主流娱乐所漠视的南太平洋文化，对少数族裔历史文化的关注是正确的创作姿态，也为大部分观众制造新鲜的视听体验。《海洋奇缘2》上映，惊人的巧合出现了，现实世界中年轻的、少数族裔的深肤色女性竞选输给了白人年长男性，迪士尼的公主电影又一次提供逃逸和幻想的出口。并且，近年随着亚非拉裔的角色在《摘金奇缘》《黑

豹》《魔法满屋》这些好莱坞主流制作中担纲主角，这唤起了同属于“全球南营”的南太平洋原住民在全世界娱乐文化中的参与度，太平洋文化圈为《海洋奇缘2》制造了不可忽视的票房增量——在大溪地这样的度假地，电影院平均每天放映《海洋奇缘2》的场次在六场以上。

《海洋奇缘2》是这个时代质量平庸但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案例，它同时在虚构和现实中营造乐观的期许：曾经分离四散的人们终将找到重聚的航线。《魔法坏女巫》正相反，幻想照进现实，落差使人错愕。一位英国影评人写道：“这部影片赚到的每一分票房都是在补偿她受到的攻击。”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是一部观众群巨大但鲜明圈层化的作品——女主角艾美芭因为“与众不同”被排斥、被误解，但她用超能力帮助受苦的弱者，并且最终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这是一则风格怪诞的童话，抚慰了很多孩子青春时期承受的压力，这部演了21年的作品更多被视为青少年亚文化的代表作。“非主流”的《魔法坏女巫》被改编成电影，成为一个主流的大众娱乐产品，讽刺的一幕发生了，社交网络上声称“反对主流”的账号疯狂攻击这部电影“集合了主流所热衷表演的正确姿态”。导演朱浩伟基于自己亚裔身份的经历，利用童话设定隐喻少数群体遭受的隔阂和歧视，被攻击。扮演艾美芭的辛西娅·埃里沃是格莱美奖、托尼奖和艾美奖得主，她的唱功完全匹配一部音乐剧电影的女主角，但因为她的肤色和情感取向，这也被攻击。女性拥有超能力的情节被攻击，女性被歧视的情节也被攻击。音乐剧粉丝在影院里跟唱，被攻击，观众希望安静地看电影，也被攻击……《魔法坏女巫》点燃了好莱坞的年末票房，也引爆了社交网络的骂战，《海洋奇缘2》提供的幻想，在《魔法坏女巫》的现实前破碎——连爆米花电影都不能让价值对立的阵营暂时和解。

## 观众席

# 《卡门》：冬日里最炽热的火光

李栋全

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好看，但是难排。许多出品方在面对《卡门》时会发怵，一来，耸立在面前的是首演近150年来经典制作坐成的丰碑；二来，面对高期待的中国观众，需要更深入思考制作风格。

上音歌剧院与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《卡门》显然是一场“观众友好型”歌剧，简洁明快的舞台基本保持了原貌。第一、二幕布景相对写实，第三、四幕的“简约”舞台带有微妙的象征性和些许“当代”色彩，既有新意，又不抢戏。得益于制作“保持传统”，观众也能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表演。

12月9日饰演卡门的艾尔米娜·哈桑最近获得了2024年多明戈歌剧大赛二等奖，表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热情，尤其是经典的哈巴拉舞曲燃烧着炽热的火焰。

朱利安·亨利饰演的唐·何塞更像个“大暖男”，声音温暖、富有层次。超过一米九的身高让他不得不在搭戏时弯腰、蹲坐、平躺，显得既呆萌，又可怜。相较而言，10日上音校友张龙饰演的唐·何塞则更为孔武有力、英姿飒爽。从《花之歌》结尾高音的处理（亨利是弱开始做渐强，张龙是强开始收渐弱）也能看出二人塑造角色的差异。

对于顾文彦而言，刚在意大利演完巧巧桑再来饰演米凯拉这种“小角色”似乎过于轻松，第一幕他与张龙的二重唱让人印象深刻。饰演斗牛士的胡斯豪身材魁梧、音色浑厚，是斗牛士的不二之选，也让他与亨利克对打的“动作戏”更真实。

《卡门》的一大特点在于合唱，烟厂女工、龙骑兵等群体角色无处不在。上音学生和童声合唱团法语“风味纯正”，一听就知道耗费了心血细抠法语发音。第四幕孩童的“卡通版”斗牛也可圈可点，为沉重的悲剧结尾擦上了一抹亮色。话说回来，观众观赏《卡门》不需要任何语言负担，上音歌剧院的中法英三语字幕专业又贴心。

上音交响乐团在林大叶棒下展现出热情洋溢的青春活力，弦乐细腻、木管温暖、铜管嘹亮，打击乐精确把控了几首舞曲的异域风情，音乐动机也清晰准确，赢得不少专业听众的赞许。

当然，这次制作也不是没有槽点，第四幕舞台上稻草在被反复碾压后泛起大量灰尘，不仅不利于歌者演唱，也让乐池里的乐手跟着“吃灰”。可见舞台布景还是要考虑表演的客观规律，毕竟有些苛刻的歌唱家甚至要求舞台上的花都不能有花粉。部分学生的演技仍有进步空间，需要舞台实践的打磨。

总之，这次中法联合制作《卡门》有温度，有深度，有广度，而热情的掌声和赞誉也再次证明——只有观众说好才是真的好。（作者为上音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师、戏剧与影视学博士）

# 编剧中心制已经到来 微短剧迎来迭代升级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据中国视听大数据(CVB)统计，至2024年11月，已有30余部微短剧在全国省级卫视播出，收视规模超5亿人次，千万级别观众规模占比48.3%。微短剧收视总时长占比是其播出时长占比的1.2倍，观众收视需求旺盛。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司长冯胜勇指出，微短剧创作要实现从“表达情绪”到“表达情感”，再到“表达情怀”的迭代升级，坚决扭转低俗化、浅薄化的创作倾向，用温暖人心的作品鼓舞和激励观众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微短剧在提正减负迈向精品化的过程中，编剧作为剧本的创作者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尤其是今年以来，随着越来越多传统长剧编剧的加入，微短剧的内容创作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，业界对编剧中心制的讨论也日益升温。正如《执笔》编剧石小琳撰文提到，在微短剧领域，“编剧中心制已经到来，并且势不可挡”。

## 微短剧精品化，编剧扮演关键角色

不久前，一位微短剧内容工作室的负责人透露，流水超过500万元的微短剧小爆款，编剧能拿到10万元左右的分成。编剧在微短剧市场中“能见度”和“重要性”正在显现，且有所上升。

获得超过1.7亿播放量的《执笔》讲述了一个发现自己是“下场凄惨的恶毒女配角”的小说角色与作者“执笔人”对抗，并最终改变命运获得光明结局的故事。这部作品的故事框架颇具创意，剧中一波三折的跌宕情节也收获了观众的好评。操作爆款作品之余，石小琳对于编剧行业的发展也有很多思考，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一部短剧能否成功，剧本的质量至关重要。她甚至提出了“剧本占70%、承制团队占30%”的观点，进一步强调了编剧在短剧制作中的重要性。

然而，成功个例未必带有普遍性，成为爆款的微短剧数量毕竟稀少，拥有爆款作品的编剧也是凤毛麟角。各大微短剧平台对剧本的筛选淘汰率超过90%，这使得编剧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。在微短剧市场野蛮生长阶段，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有潜力，往往着重于改编的网络文学IP知名度或是买量投入的力度。但在微短剧走向精品化后，这一逻辑已然发生了变化。观众对内容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，微短剧市场发展步入提正减负阶段，而越来越多的制作公司开始意识到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在内容创作上下功夫。

## “正规军”入局，有期待也有挑战

“编剧是微短剧创作中的核心。”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徐蓉不久前表示，湖南广电已经把入局微短剧上升为集团战略，希望携手优秀编剧推出更多精品。随着更多长剧集的创作人员入局微短剧领域，业界对这批“正规军”的加入抱有更多期待。他们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学功底，能够为微短剧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。

无论是长剧还是短剧，优秀作品有着注重人物细节、从生活细节中攫取灵感等共性，因此优秀长剧的许多创作经验，可以无缝平移到微短剧创作领域。例如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重案六组》编剧余飞表示，一部好的作品必须找到三个焦点：兴奋点、情感点和理智点，组合成完整的内容，这样无论是长剧、中剧还是短剧，都能取得成功；而《媳妇的美好生活》《生活启示录》编剧王丽萍则认为，无论长剧还是短剧，都要做好细致的案头工作，如撰写人物小传以及分集大纲等；香港导演李力持表示小人物努力奋斗的故事永远具有感染力，因此创作者要从真人真事中发掘与改编。

必须看到，微短剧的底层逻辑与传统的长剧集存在明显差异。微短剧的快节奏、人物背景设定、反转剧情带来的“爽感”等等，遵循更多的是网络文学的逻辑；而长剧集更偏向传统文学、纸质小说的叙事风格。因此编剧们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，并非一蹴而就。

为了提升微短剧的创作水平与市场竞争力，各地开始加强编剧队伍的人才梯队建设。例如湖南广电芒果果短剧推出了“星火计划”，从“人、激励、成长性”三大维度构建微短剧编剧成长生态。一些省市的网络作家协会也牵头发起“编剧联盟”等项目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动着影视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。

# 周信芳珍贵手稿首度亮相

## “与时麒鸣——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”开幕

月4日丹桂第一台的日戏戏单，却让人意外发现，原来在“萧何”之前，周信芳还在剧中演过“韩信”。在戏单上可以看到，那天上演《连环计》《武家坡》《萧何追韩信》等剧目。当时周信芳的内弟刘奎童初到上海演出，周信芳为其编写打炮戏《萧何追韩信》，让刘奎童饰演“萧何”，自己扮刀配演“韩信”。次年北上时，又将此戏重排上演，开始饰演“萧何”。

“周信芳作为海派京剧的杰出代表，他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完善与上海这座城市是分不开的，参观展览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，观众可以看到大师早中晚期的代表作，了解他的一生。”当代麒派领军人陈少云告诉记者，麒派的传承最重要的是“人”。作为麒派第三代弟子，他的学生不仅有上海的、戏校的，也有全国各地地方戏演员如黄梅戏、河北梆子等，“麒派的影响不仅在京剧”。除了传承大师的经典，陈少云也在不断探索新创，如新编戏《宰相刘罗锅》《狸猫换太子》《成败萧何》等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一批周信芳的珍贵老照片在AI技术加持下“活”了起来——连台本戏《封神榜》中人物得以精彩亮相，“走马灯”中老徐策也足下生风。与此同时，观众还可以在微型放映厅欣赏到高清修复版《斩经堂》、彩色戏曲片《清风亭》《徐策跑城》《乌龙院》片段。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2月16日，展期内面向大众免费开放。



“与时麒鸣——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”现场。（主办方供图）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200余件珍贵影像资料、50余件珍贵文物档案，带领观众穿越时空，跟着一代京剧宗师周信芳的脚步走南闯北，从拜师学艺到自成一派，再到流芳百世，一睹他丰富多彩、引人入胜、振奋人心的艺术人生。昨天下午，“与时麒鸣——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展”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幕。2025年是京剧“麒派”创始人周信芳诞辰130周年。作为“纪周”系列的“第一炮”，展览也正式拉开了“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”系列活动的大幕。

京剧大师周信芳及其创立的京剧麒派艺术，是京剧老生流派之一，却又超越了流派、行当甚至是剧种之别，其“以塑造人物为中心”的演剧观念与“歌台深处筑心防”的社会责任感，引领京剧创新发展，更对当今戏曲现代戏的创演具有深远意义与重要价值。

步入展厅，首先会被序厅中的“海上麒麟·周信芳演艺地图”吸引，14幅声情并茂的演剧角色漫画，为大师一生600多个剧目、700多个角色作引。据了解，展览分为身临其境、麒开艺境、麒光耀彩、麒艺流芳四大板块，以翔实史料、权威解读，全方位展现周信芳作为戏曲艺术一代宗师的杰出成就与艺术家品格。展览中有不少珍贵展品为首次公开亮相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1911年，周信芳在海参崴演出期间亲自整理并手抄的《周信芳戏目》，包含《三字经》《恶虎关》《跑城》《八大锤》的人物单本剧本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周信芳手稿。展览中展出的内页内容是《八大锤》的王佐单本，可以看到周信芳遒劲工整的字体。

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。他饰演的“萧何”一角也成为麒派弟子必学的经典角色。然而，一张1922年5